

编者按：秋风送爽，瓜果飘香。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第35个教师节如期而至。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的老师，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着心血和汗水，我们的成长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和谆谆教诲。对于老师，我们都心怀感恩。本期副刊遴选几篇诗文，来回忆老师、感恩师爱，并向长期奋战在教育战线上的老师们道一声——

老师，您辛苦啦！

师恩难忘

◎王宝利

又是一年教师节，当手捧着学生送来的鲜花，读着手机微信上一串串温暖的祝福，看着一篇篇歌颂平凡教师的文章，不禁感慨万千。身为名师，已经度过了十七个春秋，辛酸与欢乐、幸福与坎坷，似乎历历在目，初心不改，钟情依旧！

曾经给予我关心和教诲的老师们，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可好？

还记得小学三年级的那位叫胥建利的语文老师，是他点燃了我的作文兴趣，是他将我抄袭的作文抄在了黑板上，整整讲了一节课，那节课我至今难以忘怀。一篇抄袭的作文，老师不但没有揭穿我，反而如此褒奖。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爱上了写作文，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坚持这项我引以为豪的“伟大”事业。每当我懈怠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胥老师，是他让我插上了写作的翅膀，鞭策我用笔抒写百味人生、用心记录人间百态。

还记得初一的班主任梁振华老师，那个为我交英语报纸费的老师。记得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因为家里拮据，拿不出5元钱的报纸费，后来我硬着头皮向梁老师借了5元钱，可这5元钱一借就是二十多年。一辈子的感情债让我倍感愧疚，时间长了，这种愧疚反而成了身为老师的我前行的动力。因为梁老师的关爱让我明白：老师的职责不仅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教师唯有有爱才能走近学生的心灵、才能教会学生做人。如今，梁老师已经退休了，我有许多次想去老师的家乡还了这份多年的感情债，但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今天又是教师节，我愿这清风捎去我对老师满心的祝福：老师，这“5元钱”的师生债我珍藏了，您原谅我吧！

还记得那位叫韩军良的班主任，是他在“早恋”的禁地时，耐心细致地开导我教育我；是他在我国家庭变故而变得沉默寡言时告诉我：“没有伞的男孩要学会奔跑。”是他在取得进步时在班上给予我充分的肯定，又是在我学习退步时叫我去他办公室并细心地开导我，是他……如今愿生病的他早日康复，回到他热爱的事业当中去……

李根录、陈周燕、赵天明……一个个难以忘怀的身影，一份份难以忘怀的关爱之情……千言万语道不完浓浓的师生情，万语千言诉不尽拳拳的师生恩，就用一首小诗敬献我的肺腑之意：

少年求学遇恩师，谆谆教诲化风雨/爱如甘露润生心，滴水之恩难言报/三尺讲台传师魂，不忘使命勇担当/砥砺前行绘未来，今生誓作追梦人！

海峡两岸，地久天长

——贺黄强、黄文政教授两岸交流二十年

◎马川慧

因缘而遇，因志而合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两心相印，无须多言
二十年日新月异
刹那往事东流水
四万里山河如梦，情谊长存

中华水利事，职责在肩
教书育人业，耕耘不止
一甲子可堪回首
是非功过，他人论说
唯尽职尽责真诚正直，可得心安

海峡两岸，一脉相承
骨肉同胞，不可分割
复兴中华，薪火相传
此心此情，地久天长

副刊投稿邮箱：

bjrbwxzks@163.com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李芙蓉

若不是笑里回眸，深感师恩浩荡；若不是得教于您，启于智，受于身；若不是十载为师，感同身受，那些荡进浩渺星河的小船，又怎会在寂寂流年夜回梦转我的小学时代，我的青葱岁月？

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我便想起了您，想起了天边的星点，微风、细雨、柔光……那些虽小而不失光芒的东西！您像它们，但您更平凡、更伟大！感念您不仅仅是因为您教给我知识，让我喜欢上了语文和写作，还因为您像姐姐一样带给我温暖的陪伴、善良的守护。为此，从小到大您在我们的心里一直美得无可替代。小时候只是觉得您穿着碎花布衣、长发披肩、不施胭脂的清爽模样很美很美，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是您质朴无华、本色溢香的自然流露，这是您书香飘逸、躬身垂范的用心示教。所以

对于美的定义，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似乎已经学到了些什么。一山一水养育人，一言一行濡染人。如果说水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悄无声息地包容很多东西，那我想您也如水，比水更美，比水更博大，比水更有温度。

第一次国旗下演讲，我中途忘词，过后是您给了我严厉的指正和温柔抚慰；第一次和同学发生争执，是您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我又心疼地为我拭去泪水；秋日萧瑟，阴雨连绵，您生病在家，大家前去看您，谁知土路泥泞、布鞋松垮，等到您家时我们个个脚底沾泥、鞋袜有水，您见此二话不说，下床为我们一一清洗、烘干，还心疼地埋怨我们不该冒雨前来！茫茫冬日，天寒地冻，而我们的课堂却因为您生动有趣的课堂游戏而暖流四溢。尤其是您作为惩罚将冰冷的手指伸入我们的衣领触摸

脊背时，那调皮可爱的坏笑分明是一位与孩子们玩在一起的大姐姐恶作剧得逞后的小得意，而这样亲密无间的宽待比那些规章更管用、更有魔力！因此您的课堂，我们总是排排端坐，小手高举。

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这些，我都觉得无比幸福，心存感激。这样欢乐的童年滋养是深邃而久远的，它不仅让我们身心得以健康成长，还让我工作倦怠、迷途沮丧时，都能以此为镜，重拾信心。为师当如此，用爱育人，用心做事；做人亦如此，情理交融，海纳百川！时隔多年，有时我会想如果我的小学生活没有您，那长大后我还会不会秉承您的理想信念走上教育之路，圆梦讲台。

盈盈花香何所求，浓浓师情自胜春。走过灼灼年华，走过万千书卷，走到教育乐园，终于我走到了您所在的地方，一个桃李芬芳满园、书声清朗悠远的高雅之地，一个梦寐已久、心生美好的筑梦舞台。我不是您，不知道能否像您一样做到桃李芬芳，有人惦念。但我想有了您的路标指引，我的教育之路也定会清风徐来、暗香涌动。

迟暮落霞尚瑰丽

◎赵洁

“教育要给学生生命打上一层亮丽的底色，注入积极向上的力量，使学生始终生活在希望之中……”偌大的报告厅里，老人温厚慈和的声音之外，只有笔尖在纸页上沙沙作响，此外便是一片肃静。眼睛余光扫视一圈，我发现每个人都正襟危坐、凝神聆听，眼里满是尊崇与敬重。除了近几年新入职的，在座的许多人，譬如我，对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李俊英老师，在宝鸡教育战线奋战了数十年的老前辈，有着许多美好的记忆与感念，他的教育思想曾经擦亮了无数人心头的迷惘与困惑，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后继者前进的方向。

老人是睿智的，更是温厚的，操一口纯正的陕西方言，宛若拉家常般徐徐展开，没有枯燥乏味的说教，亦没有晦涩难懂的高调，让人不经意间就沉浸在他的教育理念与人生境界中。坐在三米之外，我一次次惊叹于李老师的博闻强识、缜密思维。已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不借助片纸讲稿，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言辞恳切、字字珠玑、旁征博引，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扎实的丰富的学识素养，在我心里掀起一

波又一波的风暴。几乎是下意识的，脑海里浮现出二十多年前与李老师初见的一幕来……

1996年初秋，我师范毕业分配到市郊的一所偏远村小，按照渭滨区文教局安排，由区教师进修学校统一组织，对每年新入职的教师进行业务技能培训。培训开始的第一个周六，我特意起个大早，天蒙蒙亮就骑上自行车赶路。因为夜里刚下过一场秋雨，路面湿滑，行路很是艰难，好不容易赶到进校所在地——清姜中学校园时，还是迟到了二十多分钟。鼓起勇气推开教室门，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扫向我，心里便愈发慌乱了，不料对方微微一笑，说：“快下去吧！”我没敢仔细打量老师，只觉得其容颜慈和，给人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温暖。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李俊英老师，刚刚从渭滨中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时任渭滨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是我们新教师培训班一位举足轻重的讲师。在一次课间交流，知道我原来就是第一天迟到者时，李老师笑着说：“我就看那天你裤腿都是湿的，想着应该赶远路了。你的学校我知道，是很偏远，条件也比较艰苦，但很能锻炼人，是1994年建成

的一所农村示范小学。你们的谢校长非常优秀，在他的带领下好好干，你会成长为一名好教师的！”那天，他对我讲了很多很多，朴素的语言和诚挚的企盼，让我深深地触摸到一位老前辈对教育的赤子情怀。

二十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你会成长为一名好教师的”，这句话总是不经意间在我耳畔响起，帮我拂去前行路上的失意与彷徨，激励我向前迈进。李老师自1999年退休后，又被区文教局返聘为专职教研员，发挥余热三年多；2003年彻底退休后，又担任区关工委顾问、市关工委关爱讲学团副团长和市老科协教育专家咨询组成员。他无数次深入市局机关、学校，为校长、教师、家长以及中小学生学习专题讲座数百次，听众上万人。尤其是李老师外出作报告很少接受公派车接送，八十岁高龄依然坚持乘公交出行，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拒绝各类讲座的报酬，如此高风亮节实在与当今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高调拿派形成鲜明比照，令人感慨万分。

夕阳的余晖斜射进玻璃窗，光影斑驳中，忽然想起李老师退休后曾写过的一首自励诗：“迟暮落霞尚瑰丽，桑榆晚景应奋蹄。喜得夕阳无限好，发挥余热情更急。”静静地，凝望着李老师和善的面容，我唯有在心里一遍遍地祈盼，愿时光能走得再慢一些，让这位德高望重的师长，能一直陪伴着我们在這條教育路上更稳健地走下去。

曹老师的照妖镜

◎王英辉

谢了顶的曹老师那会儿特别显老，其实，现在算算，他当时也就是五十六七岁的光景。

学校里的大喇叭总是在晚自习前传出教导主任熟悉的声音：“通知，通知，下列老师请速到会议室开会，郑敏、李东升、樊友芝……曹老师……”单纯的学生一片哗然：“啊呀，我们语文老师真牛，李主任也不敢直呼其名么，比咱校长都牛哩！”

后来才知道曹老师的名字叫“曹德荣”，老牌师范生，教书半辈子，学校的许多领导都曾是他的学生，难怪有着如此高规格的礼遇！鼻梁上的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镜片足足有啤酒瓶底那么厚，那是曹老师鲜明的身份标签。第一堂课的《沁园春·雪》，就让我们领略到了老人家“老顽童”般的天真与风趣。曹老师兀自在讲台上讲得激情澎湃，调皮捣蛋的华小亮却将新发的教材摞得高高的，遮住脑袋和上身，偷偷眯起眼来。

暖暖的阳光穿过窗户玻璃，照得曹老师脑门闪闪发亮，他认真地向前探着头，眼睛却透过眼镜的上端不停眨巴着，四下扫描着，像极了影视剧中的账房先生。我们正凝神聆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生动解析，曹老师的目光突然定格在了华小亮的桌子上，妙趣横生的讲课也戛然而止。同桌连忙用胳膊肘捅了捅“梦见周公”的小亮，这家伙挺机灵，分分钟便恢复了听课状态，佯装

着翻开书本做样子。

曹老师捏着粉笔慢悠悠踱过去，微笑着问小亮：“睡着啦？梦见啥了？有没有梦见一个乖媳妇呀？”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窘得小亮的脸“唰”一下红到脖子根了，嘴里嘟囔着：“没，没睡，没梦见……乖媳妇……”被逗笑的曹老师微微侧着头，一边用手指着鼻梁上的眼镜，一边慢条斯理地说：“没睡？你以为我戴个眼镜就看不清了？告诉你，我这个，可是神通广大的‘照一妖一镜’！”一语未了，我们早已乐得前仰后合，教室里顿时笑成了一片……

当时班上五十多个学生，每周三的作文课，总有几个抓耳挠腮的家伙憋不出词儿来，索性悄悄将作业本塞进袖斗。又一个周三上午，曹老师端着厚厚的一沓作文本进教室了，他习惯性地用食指掀一掀滑到鼻尖的眼镜，双手重重地撑在讲桌上，环顾一圈，轻轻问道：“还有哪四个同学没交上一周的作业？”教室里一时间鸦雀无声，继而是面面相觑的猜测，曹老师依旧用温和的语气说：“我教了一下，只有49本，还差4人，不用一核对名字喽，我一望你们的脸，一瞅你们的神情，就知道是哪一个，甭想蒙混过关！瞧瞧，我这个是啥？”他乐呵呵地再次指着眼镜问大家，大伙一怔，接着便争先恐后地吆喝起来：“‘照一妖一镜’，哈哈……”随着同学们的喊叫，后几排的贺红涛等人慌忙

站了起来，低着头、垂着手，一副做错事等待处理的狼狽相。

曹老师非常严肃但不失和蔼地叮嘱：“不怕你写得差，就怕你不想写！作文，就是要常练笔头么，你越偷懒，越不会写哩！”

又逢一年教师节，此时此刻，不由得想起可爱又可敬的曹老师来，想起他那时常闪耀在我记忆中的“照妖镜”，内心就会涌上一阵阵幸福的暖流……

